
明永乐年间青花松竹梅纹大盘


清雍正年间青花釉里红松竹梅纹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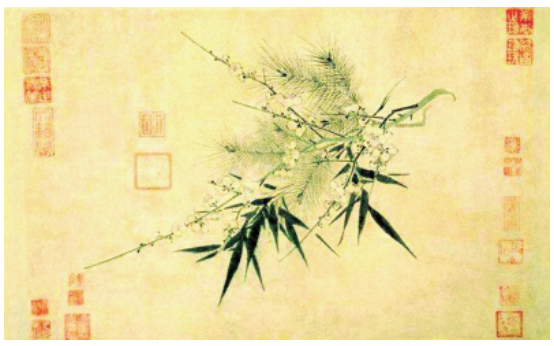
大雪已过，冬至将近，骤降的气温迫使人们穿上了御寒服，而路边的树木则早已褪去华衣，留下光秃秃的枝丫默然挺立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就观察到，每到冬日万物凋零之时，总有那么一些植物抵御住了严寒，依旧展现着勃勃生机。这些“顽强”的植物仿佛拥有了人们孜孜以求的高尚品格，文人墨客不断咏叹它们的美好品质，其中，“岁寒三友”便是典型代表。那么，松、梅、竹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了一个组合？其寓意从何而来？文人们又如何演绎它们的故事？

□ 据《北京晚报》

“岁寒三友”的源流与内涵

“岁寒三友”一说源自绘画主题

宋代首次出现 魏晋时梅花曾遭轻视


宋代赵孟坚绘《岁寒三友图》


元代王冕绘《墨梅图》

每至冬日万木凋零之时，迎寒挺立的松树总会引起人们的赞叹。早在先秦时期，孔子便有言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可见松柏在古人眼中，早就成了高尚品格的代名词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中，曾历数历史上“好人没好报”的事例，如贤人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，颜回好学却短命受穷，而“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数千人，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”。为了解释这一现象，他引用了孔子关于松柏的名言，并评论道：“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，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”其意为，这些“清士”本就不看重世俗意义上的“好报”，任世事变换，君子们始终不忘初心、坚韧不拔，就如同在寒风中挺立的松柏。由此可见，经冬不凋的松树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成为士人砥砺自我的寄托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士人们赞颂松、竹抗寒品质的诗篇有很多，如鲍照《中兴歌》曰：“梅花一时艳，竹叶千年色。愿君松柏心，采照无穷极。”这首诗赞美了松与竹“岁寒不改、千年一色”的品质。不过，在这一时期，梅花还没有像松、竹一样成为诗人赞美的对象，反倒成了松、竹的对立面，代表“一时之艳”。吴均的《梅花诗》便说：“梅性本轻荡，世人相陵贱。”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人们对待梅花其实持有一种轻视的态度。

到了唐代，人们不再感叹梅花是易落的“一时之艳”，而是看到它和松、竹一样具有坚韧耐寒的品质。在这一时期，傲雪怒放的梅花也成为士人们争相赞颂的对象，如唐张谓《早梅》曰：“一树寒梅白玉条，迥临村路傍溪桥。不知近水花先发，疑是经冬雪未销。”疑白梅作雪，既赞美了梅的美丽，也赞美了它的耐寒品质。根据梅、松、竹耐寒的共同品性，诗人们又往往将三者并列而论，如唐李颀《望秦川》诗将松竹并举：“秋声万户竹，寒色五陵松。”；唐钱起《宴崔驸马玉山别业》诗将竹梅并举：“竹馆烟催暝，梅园雪映春。”唐刘言史《竹里梅》诗亦将竹梅比而论之：“竹里梅花相并枝，梅花正发竹枝垂。风吹总向竹枝上，直似王家雪下时。”而在唐朱庆馀《早梅》诗中，则将松、梅、竹并举：“天然根性异，万物尽难陪。自古承春早，严冬斗雪开。艳寒宜雨露，香冷隔尘埃。堪把依松竹，良涂一处栽。”可以说是“岁寒三友”组合的雏形了。

松、梅、竹真正被称为“岁寒三友”，可追溯至南宋初期。有学者认为，南宋周之翰《蓦梅赋》最早提出了“岁寒三友”一说：“春魁占百花头上，岁寒居三友图中。”此外，王炎有《题徐参议画轴三首·岁寒三友》：“玉色高人之洁，虬髯烈士之刚。可与此群鼎立，偃然傲睨冰霜。”宋代的张元千也有《岁寒三友图》诗曰：“苍官森古鬣，此君挺刚节。中有调鼎姿，独立傲霜雪。”这些诗句都是对图画内容的描述。到了南宋高宗后期，葛立方《满庭芳·和催梅》则明确了“岁寒三友”的说法：“梅花，君自看，丁香已白，桃脸将红，结岁寒三友，久迟筠松”。

南宋时期的“岁寒三友”提法大多出现在与画作有关的诗文中，而南北宋之交的画家扬补之亦有“三友画”，以松、梅、竹为主要内容。因此，“岁寒三友”的说法很可能就是源于绘画作品的主题。南宋以后，以“岁寒三友”为主题的绘画作品极多，且名家辈出，如宋代赵孟坚的《岁寒三友图》，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的《岁寒三友图》等，在文人群体当中产生深远影响。

从“岁寒三友”到“四君子”

取其“高洁”品质 体现“比德”思想

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，除了松、梅、竹被称为“岁寒三友”，梅、兰、竹、菊又被称为“四君子”。松、梅、竹组成“岁寒三友”，是它们本身就都有坚韧耐寒的品质，而“四君子”的组成，则是受传统“比德”思想影响。《礼记·玉藻》载：“君子于玉比德焉。”“比德”就是指君子的德行可以通过物的比拟而呈现，明代何景明《玉冈黔国地种竹》诗云：“比德亮无瑕，抱节诚可久。”

梅、兰、竹、菊“四君子”均因“比德”思想而被人们赋予了高洁坚贞的品德。梅，象征君子冰清玉洁，元王冕《白梅》诗曰：“冰雪林中著此身，不同桃李混芳尘。忽然一夜清香发，散作乾坤万里春。”兰花，象征君子的遗世独立，明代薛网《兰花》诗曰：“我爱幽兰异众芳，不将颜色媚春阳。西风寒露深林下，任是无人也自香。”竹子，象征谦谦君子，唐白玉《咏竹》诗曰：“虚怀千秋功过，笑傲严冬霜雪。一生宁静淡泊，一世高风亮节。”菊，象征着君子淡泊名利，宋郑思肖《寒菊》曰：“花开不并百花丛，独立疏篱趣未穷。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。

可见，“岁寒三友”取象是三者不惧严寒，以喻士人在恶劣环境中不屈不挠的斗志，“四君子”则取象四者不媚世俗，以喻士人在大环境中坚守自我的原则。无论是“岁寒三友”还是“四君子”，这些植物组合都是高雅的象征，代表着古人的审美情趣和自我期许。

高雅与吉祥的象征

文人墨客的精神伴侣，民间工艺的经典图案

“岁寒三友”是士大夫们最喜欢的“励志”植物，充满了士大夫精神的人格投射。这三种植物不仅常见于诗文和绘画当中，还成为传说故事中的主角，化身为知书达理的精怪来陪伴士人。

《西游记》中，唯一一次写植物成精的情节是第六十四回“荆棘岭悟能努力，木仙庵三藏谈诗”。师徒们到了荆棘岭，遇见了十八公（松）、孤直公（柏）、凌空子（桧）、拂云叟（竹）、赤身鬼（枫）、杏仙（杏树）、女童（腊梅）等几个藤精树怪。与其他妖怪不同的是，他们并不想吃唐僧肉，而是与唐僧一起写诗谈情，显示出文人墨客的雅趣。拂云叟（竹）诗曰：“岁寒虚度有千秋，老景潇然清更幽。不杂嚣尘终冷淡，饱经霜雪自风流。七贤作侣同谈道，六逸为朋共唱酬。戛玉敲金非琐琐，天然情性与仙游。”诗篇都突出了自己坚韧耐寒的品性，还用了几个典故：“七贤”指的是竹林七贤，“六逸”指的是李白等竹溪六逸。对诗时，劲节十八公（松）说：“春不荣华冬不枯，云来雾往只如无”，也突出自己耐寒的品质。由此可见，松与竹在《西游记》中仍保有士大夫所崇尚的品质。

《西游记》里“梅花”的戏份不多，而古代却专门有一篇小说表现了梅花精的高雅品质，那就是宋代刘斧的《摭遗·红梅传》，在这篇故事中，红梅化作的女子极善于吟诗写字。这部小说对后世影响很大，如明代赤心子的《国色天香》、吴敬所的《绣谷春容》等笔记中收录的《古杭红梅传》即改编于此。改编的故事还加入了一段恋情，即唐朝贞观年间郡守王瑞之子王鄂与红梅仙子相遇相知的故事，红梅仙子也是善于作诗的。可见，即便成了精怪，“岁寒三友”依旧很高雅，代表了古代文人的趣味。

在故事传说中，松、梅、竹修炼成的精怪往往是才华横溢的伴侣或者萍水相逢的朋友，而在现实中也有文人把植物视作伴侣，最有名的当属宋代的林逋了。清代吴之振辑《宋诗钞·和靖诗钞序》载：“逋不娶，无子，所居多植梅畜鹤。”植梅放鹤，终生不娶，以梅为自己的妻子，以鹤为自己的孩子，“结庐西湖之孤山，二十年足不及城市。”（《宋史·林逋传》）“梅妻鹤子”的一生显示出林逋的清高与隐逸，从而传为佳话。

孔子有言：“益者三友……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。”文人们将松、梅、竹作为自己的“朋友”。正所谓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”，有了这样的朋友，就可以表现自己的品位了，苏轼就曾说：“风泉两部乐，松竹三益友。”宋人王十朋也有诗曰：“南来何以慰凄凉，有此岁寒三友足。”松、竹、梅“三友”迎雪耐寒、经冬不凋，凭借顽强的生命力，成为士大夫们争相赞颂的文化符号，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。

除此之外，“岁寒三友”还有一种用途，就是作为吉祥图案而出现。在中国古代，很多艺术品上都绘有这一组合图形，如《红楼梦》第二十五回写道：“又有各色旧窑小瓶中都点缀着‘岁寒三友’‘玉堂富贵’等鲜花草。”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元代《岁寒三友图》青花瓷，明清时期瓷器上的岁寒三友图就更多了。不过，这些艺术品上的“岁寒三友”与士人追寻的松、梅、竹三者耐寒坚韧品性略有不同，更看重的是吉祥的象征寓意：梅花能“老干发新枝”，象征着生命力旺盛，梅花瓣为五，民间以其象征“福、禄、寿、喜、财”五福；竹子成长快，且竹笋的“笋”谐音“孙”，古人寓以“多子多孙”之意；长青的松树则是一直长寿的象征。除了瓷器，民间的这种“岁寒三友”纹饰也多用于家具边缘装饰，在较大的插屏、挂屏、座屏上使用较多，并多见于漆器家具。